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張銑劉良

呂向李周翰注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暉賦詩

歐陽堅石臨終詩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

曹子建七哀詩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顏延年拜陵廟作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贈

王仲宣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贈徐幹

贈從弟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
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兒瑰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

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

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己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

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向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

琴欲以自慰其心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善曰廣雅曰鑑照也

惟

孤鴻號外野翔

善作鳥鳴北林

善曰廣雅曰號鳴也

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

徘徊將何見見憂思獨傷心

善曰嗣宗身仕亂朝

常恐羅謗遇禍因茲發諫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

略其幽旨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

婉孌有分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

忘善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韓詩外傳

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

傳曰婉孌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猗靡

二女游於江濱解佩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兒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傾城迷下蔡

容好結中腸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

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佳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

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

載開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下來也伯且君子字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如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

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沈約曰婉孌則工不忘金石之交

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

說韓信曰足下鮮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

漢王所禽矣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且如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

零落從此始

顏延年曰在彼李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

曰華實既盡柯葉又凋無復一葉可悅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

丘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

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繁華一月憔悴堂上生

荆杞

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竹葉華者必有憔悴班固答賓戲曰朝為榮

曰雪夕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一拘杞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臣則晉文王也

李十一

驅馬舍

五臣作捨字

之去去

西山趾

善曰西

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以夷齊故上西山也

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

丁此入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術况復妻子者乎

向凝霜

以野草歲暮亦

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結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

然而已耳善曰

詞曰激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

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善曰史記華陽夫人節說夫人

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龍曰安陵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

纏得寵於楚

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

被幸乎會王出獵江

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

觸王驂善射者射之

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

子將誰與樂纏泣下

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

王乃封纏車下三百

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

陽君釣十餘魚而棄

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

王曰然則何為涕出

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

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排枕席

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甘

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欲

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

人者族濟

李花灼灼有輝光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良曰夭夭美兒

灼灼悅懌若九春磬

玗似秋霜善曰春秋元命苞曰

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

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

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折 銑曰擇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流眄發姿媚言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笑吐芬芳攜手等歡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此芬芳其願為雙飛愛宿昔同衣裳善

鳥比翼共翱翔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

丹青著點以誓言永世五臣作千載字不

相忘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施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

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乃足傳之永代非止耻會一將故託一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排斷絕愛與之權

晉文王蒙厚恩於魏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出西北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

從東道沈約云由西

春秋非有託五臣富虫具焉常保沈約

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西北忽由東道况富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

相代託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清

沈約

沈約

沈約

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

善曰迅疾也楚詞曰

皐蘭被徑兮斯路漸蒸

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

書曰凝冰堅也古詩曰

白露沾野草向曰春

為媚

五臣本

少年

夕暮成醜老白

非王子晉日誰能

常美好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

喬者周靈王太子晉山

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

之聞道人浮丘公接以

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

鶴駐山頭舉手謝時

晉古仙人以喻貞正

數日而去翰曰王子

有長生者也

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

飛鳥鳴相過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地

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墳

濟曰阿曲

酸死毒常苦多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

哉廣雅曰毒痛也

良曰由此而怨

李公悲東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

嘆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

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

故去佩六國印也去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

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

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

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夫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
書曰李斯蘇秦同執注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
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
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公亞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
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產責大出上
蔡東門遂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去悲東門蘇子家
墓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
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
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
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為之完矣籍登
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
足後必悔恨
有如此者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林惟善曰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

蟋蟀鳴林惟也楚詞曰開春發

物懷所思韓詩

多言善曰論衡曰

善曰論衡曰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長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善曰樂府曰雞鳴高樹巔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濟曰微風

善曰微風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

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

善於二帝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
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諱輕薄兒誤之孝孫
善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良曰虞
都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娛樂未

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

三河黃金百鎰善作盡資費用常苦多共

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善曰少年之

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子戰國策
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比面而
曰我欲之楚曰之楚將奚為比面曰
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曰曰
楚之路也曰善善御此數者逾善而

幽獨處乎山中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志隨枉曲也

將愁苦而終窮逸曰愁怨無接輿

首兮桑扈力行逸曰接輿楚狂接輿

刑體歷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羸袒效夷也言
出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良曰比二人者
皆因亂世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逸曰以伍

子逢殃兮逸曰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

比干呼改反逸曰比

後越竟滅吳故逢
比干
紂淫惑如已作糟血酒池長夜之飲前朝涉割孕婦
紂于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

于剖其心而觀之故與立則世而皆然兮

遠曰謂行忠直而遇忠害若比干子胥者吾又何何王臣本怨乎今

之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定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後怨今之君乎鏡曰

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之辭也余將董道而不

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董正也象猶

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生會

向曰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我但將守正

涉江

卜居曰逸曰序曰卜居者居之所作也原

山上東門山望首陽岑善曰河南

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

上有首陽祠一所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

伯夷叔齊避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

齊尚不食周粟汎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

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樹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

美之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五臣寒

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

風霜交至周頊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

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

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良辰謂和平也疑

霜霑衣袷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

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鳴鴈飛南征鳴啼鳴

決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發哀音存者是腐耳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

南游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臣遠去鷓鴣哀音喻邪臣讒佞

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善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由商聲善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五臣作詩書字

子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

衣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

而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命齊曰褐布衣珠玉

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開軒臨四野

登且高有善作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立

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善曰方言曰冢大

自古死至於今日千秋萬歲後榮名

安所之乃悟善作羨門子噉噉今自噉

善作畫字沈約曰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稅

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

志事不同祖沒理追悞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

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

西京賦注曰安馬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去嗤笑也嗤與崑同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綠

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莽茫茫之

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走獸交橫馳飛鳥相

自守五臣作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善曰

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鷄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說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大

星中星鷄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十六日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

微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姦臣之害人者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

曾子曰陰氣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翰騰則凝為霜

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

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

著斯章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跳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詩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

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

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白逶迤

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逶迤長遠也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

更代謝日月逝差馳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

日月逝照徘徊空堂上初但莫我知濟曰初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怵怵

又曰勞心怵怵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

卒歡不見悲別離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慕魏而

別離也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逝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怨被讒邪橫遭橫斥故云願卒歡不見離別

於斯逸曰良其故官何

無入李皆濁逸曰我獨清逸曰志於萬人

皆醉逸曰我獨醒逸曰廉是以見放五

字漁父曰逸曰聖人不凝滯於萬

物五而能與世推移逸曰

世比日濁逸曰何不濁胡其泥逸曰而

其波逸曰眾人皆醉

何不鋪其糟而歡昌其

何

其

醜言其事也 醜逸曰食其祿也 醜向曰醜醜皆酒滓 醜何

故深思高卑逸曰獨 自今放為逸曰遠在

日深思謂為 飛原曰吾聞之逸曰受 新沐聖制也

者有必彈冠逸曰拂 新浴者必振衣逸曰去

去其塵也 安能以身之察察逸曰已 受物清也

之汶汶者乎逸曰蒙垢塵也 向曰察寧赴

注流逸曰自 葬於江魚腹中逸曰身 安

以皓皓之白逸曰皓皓 蒙世俗之塵埃消闕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五曰作

臨永路不見行車馬權臣無與已同 登高望

九州悠悠心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

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 日暮思親

友晤言用自寫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

比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善曰史記曰紂使

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齊曰紂

使師清寫之言時其荒淫 輕薄閑遊五曰作

使師清寫之言時其荒淫 輕薄閑遊五曰作

使師清寫之言時其荒淫 輕薄閑遊五曰作

使師清寫之言時其荒淫 輕薄閑遊五曰作

子俯仰乍

五臣作

浮沉

五臣作沈

捷徑從狹路

備俛趣荒淫

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

言可悲其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非正道備俛

亦俯仰也

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

有延年術可以用字

慰我心

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

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大清山

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

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翰曰王子喬之仙人也鄧林林名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

為上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

楓樹 良曰湛湛 水平見楓木名

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駿

駿 善曰楚詞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又曰青驪結

驪 駿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駉駉毛萇曰

驪青驪馬也逝去也以喻日去之疾 遠望令人悲

春氣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 三楚多

秀士朝雲進荒淫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

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曰為朝雲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

都鄂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 玉為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 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從流無能如此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

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善曰戰

莊平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在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陵地陵

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嬰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素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三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

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

涕泣不禁禁止也良曰朱華喻榮盛高蔡事同善注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

秋懷詩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茲憂患如何棄苦心

矧復值秋晏善曰論語曰父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長風懷苦

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明奕奕大河

宿爛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貞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蟬寒吟度雲鴈

寒商動清

奕奕長盛 爛光貞 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濟曰蕭瑟寒吟皆聲也

閨孤燈暖幽慢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青而不長三迷

楚詞注曰優優闇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時見良同善注

半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宵夜也

險難預善作謀倚伏昧前筭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道

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曰夷平倚中伏屈味闇筭計也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善

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積量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夢比卿

相乃至任人超然莫尚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密

康高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

歎同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善曰偃謂

慢世

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

特劉禹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

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

號為白衣尚書濟曰鄭均同善注言我頗悅鄭

二偃息不欲同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實

真為白衣官也

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善曰秋興賦序曰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高臺驟登踐清淺

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

王曰時陵亂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作波魄不再圓傾義無兩且善曰魄月魄也義義

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日既傾金石終消

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王曰毀丹青斲彫煥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作鏤

石圖形丹青

翰曰皆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翰曰皆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翰曰皆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翰曰皆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翰曰皆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翰曰皆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

不能長久也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善曰

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眇有光華善曰康有白首賦

詩曰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也

三事狎也言因歌詠遂賦

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 五言

歐陽堅云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

石臨刑作善曰王隱晉書

云歐陽以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

為馮昭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虜亂

關中建有匡政不徇私欲迎楚王儂

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家

未行有竟倫收崇建及母妻無

少長皆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善無子欲居善有窟善曰

傳曰老子西游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

曰子欲居九夷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

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馮蜜通稱也 苟

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善曰左氏傳姜氏謂

之志善曰乃盤遊無度 翰曰言平常 况乃遭

之人 懷四方之志所在可以游樂

屯蹇是顛沛遇災患平聲 善曰周易曰屯如

子歌曰遂適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

濟曰而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

猶傾 覆也 古人廷機北策馬游近關善曰周易

之微吉之生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

之出取聞共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良曰衛大夫孫

酸 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
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其髮以答之鄭玄

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 五臣無**遺念皆**
濟曰酷苦酸痛也

遺 五臣作**凶殘** 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
其凶殘 遺 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奔

二子若遺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 善曰
遇殘賊也 薛君

環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三王之統若循環而無窮**執**
環周則復始也 向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

紙五情塞揮筆涕沆瀾 善曰文子曰昔者
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

釋瀾瓚曰沆瀾闌干也**與沆同** 翰曰揮奮也沆
瀾涕流

見也

哀傷

幽憤詩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
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向二期

思舊賦曰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
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

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
見法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

精思乃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
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

者人莫能
見明也

嗟余薄祐 五臣**少遭不造** 善曰蔡邕書曰
邕薄祐早喪二

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
造言家道未成也 濟曰祐福也叔夜少失父**哀**

榮靡識越在縊綵 五臣作**縊綵** 善曰左
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

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繼綵之中張華博物志曰
繼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
漢書注曰縹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縹小兒大籍
也銑曰縹獨靡無越於也繼縷束襖嬰兒衣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不訓

不師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喇刺
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

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買達國語注曰肆恣也
談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 翰曰肆縱姐嬌也恃

母兄之慈縱而成嬌 爰及冠帶馮心寵自放

不聖訓教不立師傅 善無此二句 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
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抗心

希古任其所尚善作上 善曰廣雅曰希庶
趙歧孟子章句曰各崇所

上則義不廢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齊曰抗

如老莊則物貴身善曰杜喜謂康長
之業恬靜無欲准

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
遠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銑曰

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寶貴 志在守樸

養素全真具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

三樸實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
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

養素全真謂養 日余不敏好善聞人善曰謂
與自安

其實以全真性 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
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向曰

不敏猶不達也常好 子王之敗屢增惟塵善曰
子王

善道而聞於人事 楚大天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又治兵於睢終朝
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

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

貴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
王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
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
六車維塵實真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
憂患也 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兄異甚通
安妻異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
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王楚
子王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王與晉戰子王
康此意所以憤且異有嫌行大將軍用為長史
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王不當也惟塵謂詩人
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
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 大人

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善曰

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
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耻也毛詩曰民之
多僻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
此意論語曰為仁由己 鈺曰大人天子也

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 寧寧知安歌曰

君撤瑟晨 善曰楚辭曰猶憤憤而哀娛今
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

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 良曰君子有
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善曰史記趙良
謂商鞅曰王殺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對毛詩曰尹氏太
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者之維 漢曰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
歎之甚也

贈谷上

贈蔡子篤 詩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
言蔡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
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

翼飛飛鳥載飛載東善曰楚辭曰高翔翔

載鳴良曰翼翼飛鳥翼翼以我友云徂言之矣善曰楚辭曰高翔翔

舊曰邦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劬矣

舟舟翩翩以游大江善曰楚辭曰將

蔚矣荒塗去時行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穠荒塗而難踐

靡通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穠荒塗而難踐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善曰毛詩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善曰毛詩

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生九一

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

與世無營神氣與世無營神氣

晏安如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

咨予不淑與女累夕多虞善曰毛詩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

匪降自天言天由頑踈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

匪降自天言天由頑踈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

匪降自天言天由頑踈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

匪降自天言天由頑踈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

匪降自天言天由頑踈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

鄭玄白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評繫此幽阻

善曰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評也

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狗執也鄙俚也

評問也

實恥訟冤

善作

時不我與

善曰論語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

我與謂不遇明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善曰毛

曰且壞也才與切

論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

澡

身入滄浪

豈云能補

善曰孟子孺子歌曰倉

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蕡答父書曰誠思拾遺

以去補

良曰泉洗也言神辱志沮

嗷嗷

五臣作

鳴鴈大奮

五臣

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

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壽

五臣作疇

善

鳴鴈管子相公曰天鴻鴈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

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

之好也傳等也

有命亦又何求

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

命吉凶由人毛詩曰嗚我何求

古人有言善

曰溝及也知窮達存命求尚免

濟

莫近名奉時恭默各博不生

善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

身以無所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

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真虞之象

也曾子曰懼欣忠信各故不生可為孝矣向日古

人有言謂莊子去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

恭默也言謹潔如此則各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石周慎安親保榮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

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

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西四

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

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

曰周至也 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

天子号為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世務

紛紜祗攪予五臣作情安樂必誠乃攸利

子字

貞 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攪我心攪亂也祗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

貞

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攪

我心攪亂也祗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貞

元亨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祗語助也攪動也雖安

樂之時必誠危亡

之理乃終其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

五

子

獨何為有志不就

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

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

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

謗爾雅曰就成也 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

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

徵難思復心焉內疚

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庶日即將來無馨香無臭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徵難念功毛詩曰

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徵誠而

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為患皆

采薇山阿

善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徵難念功毛詩曰

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徵誠而

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為患皆

善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

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詩善曰史記曰武

王平躬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也
范曄後漢書曰表闕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
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身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子建為漢末征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善曰夫月流輝

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

哀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石善作客

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五臣作栖

踰過也君謂夫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良曰

五臣作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善曰漢書民歌曰

斗爾雅曰諧和也
齊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和也
願為西南風長

逝入君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坐莫不

懷入夫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善曰史記

之故廢嫡立庶 銑曰言夫行十年復 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翰曰此詩 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之善 曰左氏傳晉侯

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 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

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 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高民移心

歸往也 良曰象道也豺虎喻 復棄中國去

遠身適荆蠻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荆 荆州之蠻也 翰曰荆蠻

州仲宣避難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向口

在其中也 去帝都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同 殺戮人

之時 路有飢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

泣聲揮涕獨不還善曰言迴顧雖聞其 泣之聲但知揮涕獨不

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立於妾曰二三婦無揮涕 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婦人迴顧

聞子泣聲但揮涕 而云不復還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忘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善曰此婦人之辭 也說文曰

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三 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存子草中不能

相全策驢馬而
去不忍聽之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善曰漢書曰文帝
葬霸陵毛詩序曰

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善曰國語曰底
著滯淫賈逵曰

淫久也 向
曰淫猶留也 方舟溯大江日暮春秋我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
心逆流而上 濟曰方並也沂逆流行也

山岡有餘暎 巖阿增重陰
善曰通谷
文曰日暮

曰暎 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
巖曲本陰今復曰暎是增為重陰山脊曰岡

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善曰皆言不忘
文子曰鳥飛之

其所以主也楚詞曰鳥飛之故鄉狐死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 流波激清響

獲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手露沾

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
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
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師

琴
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
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師

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消
靜坐撫琴 翰曰攝衣去寢衣也 絲桐感人情

為我發悲音
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康
王三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

也 向曰絲絃也
琴以桐木為之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

任
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羈旅無疇匹
傷左氏傳曰陳劭仲曰羈旅之臣也 濟曰壯

益也此繁
目哀之言

七哀詩一首 五言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亦有才華

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身告歸卒於家 翰曰此詩哀人事

化後詩哀 帝室漸衰

北芒 五百作 邱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善曰

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鬱何壘壘北芒山名壘壘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 向曰北芒山名壘壘重也

即墓 借問誰家墳比日云漢世主恭文

相望原陵樹鬱臙臙 音舞 善曰范曄

曰范曄帝子又陵又曰范曄光武皇帝于原陵非 臙臙肥美也 統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

原皆校弓懸照 季世 五臣 喪亂起賊盜如豺

虎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日齊其何如是子日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薄患漢書張耳陳餘述 日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良曰樂猶世也 毀壞

過一杯便 正 房啓幽戶 善曰一杯喻少也餘

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杯土陛下

何以罪之遂止杯謂 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 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

之戶已 珠押 匪 離玉體 珍寶具見剽 劫虜

吾曰魏文帝與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至乃燒取玉押金鏡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

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鏡枚 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

也漢書注曰虜與國同如淳曰鹵鈔掠也齊曰珠
押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神言遭發虜掘已離玉體

玉體者責善曰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善曰

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
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送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十

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
文為板五板為堵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也墉

也言廟牆音蒙龍荆棘生蹊逕五臣作登童望

豈狐兔、仁其中燕穢不復掃先古切善

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汪掃蕪之

切也曰樵童牧豎也齊曰燕穢其草之類皆

人掃之進報發萌錄五臣作卷四辰

善曰蒼頡篇曰翻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
疾也發茂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於賦曰

可親一闢悉為農郊以瞻萌錄錄曰類龍類

與謀下人也言頽墳之趣也為耕鑿萌發下人所

善美園善曰
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善曰天

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
者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掃之士朝曰萬乘

天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五臣作今古善曰

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

上行八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
君喟然嘆息決下承睫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

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
乎孟嘗君決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蕭王必掃前林善曰王逸楚詞

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鸞賦陽鳥鳥三曰作收

和鄉音寒蟬無餘音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

京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我實而無聲齊曰陽鳥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

白露中

五臣作朝字

夜結木落柯條森

善曰曰

曰秋氣至則草木落

朱光馳北陸浮景

忽心西沉

五臣作沈字

善曰楚辭曰陽杲其朱

傳注曰墜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忽

西沈言其

顧望至無所見唯觀松柏陰

善曰仲

言曰古之

蕭蕭高桐枝

善曰

孤禽

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蕭鄭玄曰蕭謂枝葉縮栗也

鐵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

名位吉孤鳥拙於高桐也蕭蕭高桐枝

聞蜻

精列

吟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

謂之蜻蛚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於毛詩曰十月蟋蟀我床下良曰蜻蛚蟲名

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絲

彌思深

五臣作思彌深

善曰秦嘉荅婦詩曰哀

彦堅書曰纏絲思好庶蹈高蹤

人巳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哀於國故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

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

善曰古詩曰座中何

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詞曰翹長風以徘徊入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徊心不安兒向長風見時物衰
歌復感時風幸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銑曰悼痛也安仁痛
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而 華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善曰荏苒
猶漸也

冉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之
暑易節良曰荏苒漸盡兒謝去忽疾易改也

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善曰之子謂妻也
毛詩曰之子于歸

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
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
之道長

私懷誰克

五臣作
剋字

從淹留亦何益

偁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善曰神女賦曰情
獨私懷誰者可語

說文曰懷念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詩曰偁
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
役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

望虛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善曰家
語孔子

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

幃屏無鬢髮

善曰廣雅曰帷帳
文曰鬢髮相似見

不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銑曰其妻善屬
賦曰步藹

沈芳未及歆遺挂猶在壁

善曰洛神
賦曰步藹

薄而沈芳廣雅曰挂懸也
濟曰芳謂衣餘香
恨

恍如或存周遑

五臣中直驚惕
詞注曰王逸楚

意也良曰愴况失志也周章如彼翰林鳥雙

如彼翰林鳥雙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

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善曰爾雅

不比不行向曰比目魚名雙即春風綠隙善作

來是夜雷力救承簷善作滴善曰說文曰雷承

日必血積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庶幾有時

裝燕去方有猶可擊善曰郭璞爾雅注曰

子平之則方箕踞鼓盆子曰喪人居長子老身少不

哭亦不哭又鼓盆而歌不已善曰莊子曰不然

始死也我獨何能無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

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

而歌歎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道乎故止翰曰莊

子曰善注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乘缶可

曰缶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善曰室南端室

曰月光入清商應秋至溽暑者隨節闌

又發思也

善曰三逸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

疾善曰溽暑者隨節闌善曰清商

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善曰古詩曰涼

傳曰衾被也 銑曰凜凜涼兒并起衾 豈曰無重

被也涼風起而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 續誰與同歲寒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

翰曰言豈無重繇人 歲寒無與同即月何 已亡矣誰同歲寒 齊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

朧朧 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埤蒼曰朧 朧欲明也

展 五臣作轉 轉眄枕席三長簟 善曰謝惠連詠懷詩曰耿介繁慮積展轉長

林空 善曰謝惠連詠懷詩曰耿介繁慮積展轉長 宵半毛詩曰展轉反側 良曰輾轉志不安

林空禾女清塵室虛來悲風 也章草亦席 也音盡也

無李氏靈騁歸觀爾容 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 獨

少善言能致 其神乃夜設 之狀還帳坐

撫衿長歎 注安仁喪妻 可與俱容覓 五臣作沾 曾安能

中走 善曰漢書公孫攬曰累撫衿歎 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

存形遺音猶在耳 善曰毛詩曰言念 君子載寢載興禮

上斬東門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善曰魏有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

子妻死不哭 齊曰同善淫安 賦詩欲言志此

志難具紀 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向曰悲情不可具紀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善曰魚豢與略趙岐

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

苗賦曰長戚之士能閑雀 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哉 善曰憂亦

耀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

藏責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

自行也 銑曰天機者言天運動有 妻妻朝露

類列 善曰毛詩曰秋日妻妻又

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

奈何悼淑麗儀容永潛毀 善曰

良曰列列風 急貞厲嚴也

左氏僂施氏之婦曰不能在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回曰

淑美儷耦也潛 不可見也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善曰

篇曰昨暭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齊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喜誰知忽已終歲 改服

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幃 善曰 張故房

臨爾祭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毛詩箋曰幃床帳也 翰曰改凶服從朝政

吉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制禮也 爾祭詎幾

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

善曰爾雅曰引陳也 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衾裳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寢被毀

一已除去不復重 **豐豐** 暮月周戚戚彌相

五臣作 **愍** 善曰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又曰居歲

心也 愍痛也新進歲月悲懷感物來泣涕應

情頽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涕既頽之

言出遊又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難愍而長鞠 **加馬言陟東阜望墳** 思紆軫 善曰毛

而多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善曰禮記

問六施哀於民而民哀 濟曰非 **徘徊不忍去**

徘徊心不安定之也墟亦墓之通也 **徘徊不忍去**

徘徊不忍去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也

落葉委地 延側枯

帶墳 善曰聲類曰吳墓塚也方言曰

孤魂獨 善曰楚辭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

安知靈與無 善曰家語曰文

誰謂帝宮遠 善曰家語曰文

路極悲有餘 善曰家語曰文

揮涕強就車 善曰家語曰文

帝宮也 善曰家語曰文

帝宮也 善曰家語曰文

虞陵王墓下作 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

祖朝虞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
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虞
陵言虞陵輕訛不任社稷與少帝不
協徐羨之等奏廢虞陵為庶人從新
安郡羨之等使使殺虞陵也後有議
靈運欲立虞陵王越遷山之後知其
無罪追遠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
自常行來向所制作對曰過虞陵王
墓下作

阮月發雲陽坊治口次朱方

三曰越絕書曰

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社預曰朱方吳也
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向日曉月發乘夜行

萬山懷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作

善曰史記春申君曰黃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記曰還
觀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
葬連岡 齊曰懷悲也泛舟
行也廣大也連岡平山也

沈疴結

五臣

中腸

善曰毛詩曰春言顧之沈藉
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良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
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
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
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
辭曰天子崩祭庶殯弟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
正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

神期恒

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

若存善作德音初不忘善曰家語曰今之言

三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銑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授德音

之初于善曰尚書

不志 但謝易永久松栢森林已行善曰尚書

帝乃阻

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鬱兮魏

松栢森兮成行 向曰但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

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跡而

丘陵之間松栢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

老惜蘭芳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

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公許之矣使於晉

則徐君死於是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

接晉楚人也字君實時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

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音天

年非吾徒也遂投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

楚者彭城之隱人也 良曰延州地名 延陵季子

之此也

解劍音何及撫墳徒自傷善曰

同善注

季札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還至徐

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潘岳虞茂志

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巨武真

日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云 翰曰解劍則延陵

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於事撫墳

楚老也謂人已死矣哀傷徒為也 平生疑若人

通蔽互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

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

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栢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鳩基倖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

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向曰疑言若

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與羣邪不協

自見滅二也此兩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二人追乎今辰已亦復尔斯則

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

言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立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高之所變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錢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之之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

化滅安用空名揚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

良其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翰曰特兼言其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已化

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舉聲泣已灑五言長歎不

成章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向曰舉聲嘆歎泣已下瀝心志錯亂不成

章言悲

拜陵南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

出前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

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善曰周書曰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儀今卷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靈也濟曰祀祭祀也哀劭隆祖廟宗樹加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

遂坐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劭明尊親如漢書注曰坐墓田也銑曰樹立也

道也善曰休命始投迹階王庭始高祖之

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如俟天命
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陪
年仕於王庭故去投迹階王庭時者猶進也

廟迴天顧朝燕流聖情
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時無陪無殉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延年陪廟朝廷之間為帝顧過朝燕之時皆流聖情

也**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服事也

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以
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以上表曰士死知

遇恩令命輕良曰服事也言早服事委身
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

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泰卦名也

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
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言

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
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人**勅躬斬積**
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

系復與昌運并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

小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或封岱宗宋均
已應會之期耳銑曰勅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

至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相積故之恩不**恩合非**
勿忘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

漬榮會在逢迎
善曰論語糾滑讖曰漸漬

元造滋太于跪而逢迎却行為道翰曰恩惠將
亦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迎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濟曰夙

夙也守待也言早使嚴備清道之制而**束紳**
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

束紳

寢伏軾

五日作軾字

出東垆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

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垆也

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垆則陵所也林外曰垆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言者甚也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葱青

善曰漢言

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弔魏曰悼總帳之冥漢漢書景帝紀作陽陵邑張晏

京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

草色松風遵路急山烟日曛生

善曰說文曰曛覆也

言曰秦晉之間塚謂之壠也皇心憑容物民

恩被歌聲

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

賁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翰曰文帝焉視

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訢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萬紀載絃吹千歲

善作託旒旌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載字

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

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濟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管也

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中未殊帝世遠已同

淪化萌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巳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

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

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善曰漢書音義

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自發軌喪言之道亦不能就為感文帝之明德也

夷易歸歟 疇傾 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適也歸歟暮年也楚辭觀軫丘兮疇傾良曰軌跡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没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疇傾之險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

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什三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

銅爵臺空吾西陵 翰同善注

謝玄暉

總歲帷飄井幹

善

樽酒若平生

善曰鄭玄禮記

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郢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日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若平生存時也

聲

善曰不敢指斥故以對言向曰詎猶不也

芳襟染淚迹 嬋媛空復情

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 况

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適 五言 **妾身輕** 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王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良曰王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為 及長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五言 善曰劉

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善曰劉瑤家與曰任昉字彦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

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解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宰相將軍新受太傅

平生曲盡絕式瞻 且謂范

禮亦真數女史曰式瞻 手詩曰思皇多士上國王國克生惟周之禘王長詩傳曰相幹也且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也 云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

一朝出化盡猶我故人 善曰莊子曰若

始有極也史記范睢謂須賈曰惡有故人之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以人之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善曰易曰

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三佐也表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言范雲為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

煙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

言結煙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

三不知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

善曰衰尊

道衰尊接景事休明

善曰衰尊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秦鄭玄毛

詩箋曰薛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遊左

以傳曰王孫謀曰德之休明 濟曰道避孽災也謂

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

帝也景者義緝前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不於光景也 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

五言無此二句 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

然之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

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 濟冲得

言獨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鑿

謂之在生高誘曰臺特

羨矣夫子值在生

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鑿

謂之在生高誘曰臺特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乘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

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

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篋笥

之素簡書說文曰篋笥也良曰詠歌謂兼復相

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笥盛書器

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

禍心之人不怒也向曰虛舟同善法言平生相謂

朝護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何時見范侯還敘平

生意其二 銑曰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

旬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

旬弗親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善曰蔡謩曰

寧知安歌日

非君撒瑟晨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類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目

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撒瑟琴良曰君子有疾撒瑟琴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王幾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持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同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

會稽仲宣
故贈之

翼翼飛鸞鳥載飛載東

善曰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

載鳴 良曰翼翼飛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我友云徂言戾

舊曰邦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勗矣又曰周雖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

子篤本号 濟陽也

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

方同 齊曰舫船也翩翩舫

行兒逆水上行曰沂流也

蔚矣荒塗土時行

靡通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翰曰蔚草荒蕪負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

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善曰毛詩曰慨我

數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 良曰慨歎也

慨歎也 良曰慨歎也

悠悠世

路離多阻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以路離多阻

濟岱江行

五呂邈馬異處 善曰濟

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 銑曰濟水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善曰毛詩曰

同有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

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

難願其弗與

言曰張真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瞻望

遐路允企伊佇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

可以望見之跋與企同 翰曰遐

列列冬日肅

蕭瑟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香

蕭瑟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蕭風急

蕭瑟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香

蕭瑟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蕭風急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香

蕭瑟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蕭風急

蕭瑟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香

蕭瑟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蕭風急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香

蕭瑟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蕭風急

蕭瑟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香

蕭瑟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蕭風急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蕭瑟風

贈士孫文始

四言二善曰二輔決錄趙汝

學年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

瑞知三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

將軍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

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

我既且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

京師

善曰毛詩曰京師

宗

守邊失越用遁遠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也凡安國尚書傳注曰遠避也

于荆楚在漳之涓

善曰山海經曰荆山出

在漳之涓亦克宜女處

作起

比德車輔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簫

如項簾左氏傳曰宮之

既度禮義卒獲笑

庶茲永

語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

席緒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日無怨言愆時不我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同心離事乃有成也言雖無愆時屬喪我此志終見別離也

入江淹彼南泥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遠曰橫大江揚

得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泥泥浦也文始所封滄海在荆州

我思弗及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思之不能及故別生則之

惟彼南泥善曰毛詩曰君子居之竹下悠悠我心

善曰論語曰君子居之竹下悠悠我心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心薄言暮之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悠悠遠克

人亦去有言靡詰

五臣作哲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矧善曰矧况伊惟也伊憐婉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

晨良曰矧况伊惟也伊憐婉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

晨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

風夕逝託與之期善曰毛詩傳注曰晨風鸛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

瞻起高而難當翰曰離別之後願因晨風之鳥

仰王室慨其永歎善曰毛詩曰瞻仰其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

良人在外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誰佐天官

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

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向曰夏人謂賢人謂四國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

方阻俾爾歸藩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 翰曰四國為中國也

阻限使爾歸國以為蕃屏 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 爾之歸藩作式下

國

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銑曰下國謂文

治所封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

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 慎爾所主

五臣作率

由嘉則

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詒又曰不憚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仰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濟

日所之謂之於澹津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善曰毛詩箋曰龍勿用志不可拔也 悠悠心澹

澹 禮 懋 懋 彼 唐 林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

又曰澹陽縣蓋即澹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澹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

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

唐林地名 雖則同城邈其迥深

善曰爾雅曰迥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

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善曰毛詩曰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銑曰白駒詩篇之刺宣王不

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歲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贈文叔良

四言 善曰于寶搜神記曰文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

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兒

良曰翩翩孤飛兒率循也

征夷及聘西隣

善曰毛詩之子于

征西隣謂蜀也 向曰君臨此洪渚伊思梁

臨此洪渚伊思梁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翰爾行孔邈如何

翰爾行孔邈如何

勿勤

向曰孔甚遠勤勞也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善曰

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 謀言必賢 臣之賢者也 濟曰敬慎其所行

五臣作

錯路

說

申輔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

也申或為車非也 向曰所謀出之言 必正措詞必申臣輔之志說詞貞正也

延陵有作

喬肸

五臣作

是與

善曰公孫喬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

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翰同善注繁以此事戒叔良也

先民遺

跡來世之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

跡謂延陵之跡可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為來世之規矩

華覲著知微善曰華喻見越絕書子胥曰聖

華見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見見明須知其暗

也機也視明聽聰靡事不惟善曰論語孔子曰

視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董褐荷濟曰目視

不胡寧不師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

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

駟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

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鼎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

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首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

可以之倍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

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嬖子死

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

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

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

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

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

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

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獻亞之韋昭曰董

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翰曰董褐

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

求盟晉人入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

會重褐之力也苟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

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衆不可善也

無尚我言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

天下衆事不可蓋藏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無高慢我此言也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悟宮致辯齊楚構患平

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
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
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
馬于淄繩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
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
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
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
兵代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
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
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銑曰梧宮同善注此戒叔良
無作辯論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善曰尚書帝
以逆前事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善曰尚書帝
惟汝賢又曰言倫有要 向曰要正言成 **人之多**
功存正首之節在天下之衆則思權也

已心掩之實難 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夫
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能濟曰已心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也
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黑水滔滔其流

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剛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
翰曰黑水梁州分
州屬焉滔滔流兒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歆說
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良曰此漢蜀

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
服王命而求自是其美 **二邦若不自職汝**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

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
則職汝之由也 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

則由汝職不
所戒者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

子異于

善作于
異字 **他仇** 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

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

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向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子猶當也仇類也
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
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

繁自謂也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惟詩作

贈敢詠在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

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

賦詩以贈之 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 敕駕馬至南鄉善曰元后謂

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立賦曰爰

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良曰元

太后君也謂武帝南過彼壘且沛都與君共

朝翔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誰也君謂五官也

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翔 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

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

風且涼善曰潘安仁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

曰斥推也 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眾賓會廣

座善作明鏡 五臣 熿 火其切五 炎光 善曰

侯羸曰公子自是迎羸羣衆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

明燭華鏗錯鏗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熿熿也熿大明

見銑曰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

莫盛見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金罍魯回含

甘善作醴禮羽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

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長夜忘

歸來聊且為大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

歸也于時戎馬稍息四牡向路馳歡善作悅

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

余嬰沉五臣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

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

鄆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

之水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鄆都也

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窠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

自夏涉玄冬彌曠五臣十餘旬善曰楊雄

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

篇曰曠踈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

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踈常恐游岱宗不復

見故人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

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所親一何篤

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氏傳遠啓強曰今君親步

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清談同日夕情眇敘

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

憂勤

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齊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眄敏

述憂恤 勤勞也

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

隨風起廣路揚埃塵

善曰西隣鄴都 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

歸洛陽故云匹隣游車則素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

逝者如流水哀此

遂離分

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

自疾遂京分離 恐不復相見也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善曰楚詞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向口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

暮亦結不解貽爾新詩文

善曰蔡邕誓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

日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

勉哉脩令德北

百自寵珍

善曰左氏傳曰志為令德北百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

百合君之義也 良曰戒文帝自昂勉勤脩令德北百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

平聲 善曰毛詩

良曰慨謂感歎也

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

善曰

日不遑假寐楚詞曰塊梵梵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翰筆也 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

謂作文也

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

向曰

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闢

善曰楚辭

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南門 銑曰應門正南門

歲月忽欲殫

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 良曰殫盡也 壯士遠出

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吏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

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涕泣灑衣裳能不

懷所歡善曰涕泣幹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五臣作何皚皚善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

皚皚霜雪兒劉歆遂初賦曰漂清雪之皚皚牛衣切

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明月照綰緜善曰緜丹色也楚詞曰

樂石也登散尖輝五臣作輝善曰緜丹色也楚詞曰

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

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

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

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文雅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小臣信頑魯善

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

僂俛安能追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

魯孔安國曰魯純也魯與國同向曰魯純也此自

諫才不及文帝也僂俛猶及也

贈徐幹五言濟曰是時徐在西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善曰毛詩曰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拘限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衛

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衛

不得入楚詞曰好中情而為詩 良曰拘拘束限限良曰拘拘束限限

思了况 心曲長歎不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

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 起坐失次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

第一日三四邊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 步出北寺門遙望

西苑園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善曰思之賦曰且

曰塘池源流也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善曰

曰漂翻翻其上下 乘人易感動涕善曰

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

懸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馬善曰韓子曰朱孺對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

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銑曰磷磷水中見石兒蘋藻生

其涯華葉紛擾溺善作華紛何擾溺采之薦宗

廟可以羞嘉客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

注之毛蘋藻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

紛擾溺多身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豈無園中

葵懿此出深澤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

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冰霜相正慘

終歲常端正善曰是詞曰霜露憇憇而交下

豈不羅裳寒松栢木性善曰疑嚴也莊

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性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枝善曰鳳生丹穴

毛詩琴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曰鳳皇生丹穴在南嶽三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

也根竹莖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善曰

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

厭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二出於人也豈不一

豈不一

常勤苦善與黃雀羣

善曰黃雀前俗士也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

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
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

何時當來儀將須

聖明君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
命則鳳皇至 翰曰言鳳皇一夫何時當

見光儀將待聖
明君也須待也

文選卷第二十三

州學 齋 諭 李 孝 關 校 對

州學 齋 諭 吳 揚 之 交 勳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

